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至九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

雍正八年正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貴州廵撫張廣泗奏古州土通事楊士竒奓

董寨狆苗阿羅不拾遺金奉

上諭朕以忠信廉讓訓導黎元溥海内外皆吾赤子凡苗

衆每民無不望其易俗移風同歸於善今古州之土通

事楊士奇拾金不昧而麥董寨狆苗阿羅亦能見利思義不取遺金夫以史冊所稱罕見之事而得之於新闢苗疆之土役苗民具徵夷狆誠心向化乃風俗漸歸醇厚之機朕心深為嘉悅楊士奇阿羅二人著該撫宣旨褒嘉各賞花緞貳端庫銀三十兩以旌善舉

又貴州廵撫張廣泗奏都匀府苗地芝生石上普安州地方稲根復生青苗結實豐収奉

上諭都匀府石芝已有旨了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

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更加黽勉以承

天賜

初九日奉

上諭雍正六年内湖南布政使趙城摺奏湖南現貯倉穀共計六十餘萬石之多又有捐納事例改收穀石本省可云有備但楚南地勢卑濕積貯既久不無霉爛之虞

請分撥別省令其來楚運往以免霉變等語朕將此摺發與户部議奏經户部議稱江浙户口殷繁需用米石甚多應行文江浙督撫令其詳酌如有應需穀石之處即委員往楚轉運將需用水脚核實報銷等語朕降旨俞允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摺奏據兩淮商人黄光德等具呈情願出資將湖南積穀三十餘萬石照依原買之價交納湖南藩庫領運隨地隨時售賣仍將所售價銀交納運庫等語朕彼時批示云衆商情願効力

深為可嘉但令照數交足則已倘少有餘利不可分外交納汝亦不可接奏隨經署湖南廵撫王國棟題明將雍正三年動帑所買穀一十六萬二千餘石照原價每石三錢四分九釐給商交價運售此湖南廵撫布政使及兩淮廵鹽御史前後具奏辦理之案也今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今年湖南岳常二府之臨湘武陵等十州縣𡻕欠雨澤目前米價雖平唯恐來年青黃不接之時不無昂貴之慮臣等豫為綢繆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

米備糶而貯倉之現穀與其照原價以給商不若留俟來年春夏照原價平糶以濟本地之民食似應飭商暫停領賣俟明年無需用之處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朕思向因湖南撫藩皆言地方積穀甚多難以久貯奏請分撥别省運售以免霉變是以兩淮商人有赴楚領運効力急公之請令商人既已交價而遽枉又稱楚南需米備糶應請飭商暫停領賣是湖廣督撫藩司前後自相矛盾也湖南現貯穀六十餘萬石之多欲分撥别省以

免霉變則本省府縣有需米之處正可將此奏聞平糶以濟民食而邁柱乃云正在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是邁柱之奏又自相矛盾也且邁柱又稱此時飭商停運俟楚省不需米穀之時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是米貴之時則令商人停運而米賤之時則令商人領賣亦甚非情理之平朕意此米穀中必有虧空情弊至於噶爾泰既代商人具奏而又不為伊等行催楚省歸結其事亦屬不合查從前噶爾泰代衆商具奏領運之時

原有隨時隨地售賣之語今江浙俱獲豐收米價甚賤

湖南既有需米之州縣著該商仍照前議領米即於湖

南需米之處照時價糶賣不許地方官抑勒商人亦不

許商人高擡價值倘商人獲有餘利聽其自取不許交

官如此則淮商領米得以貿易而楚省積穀仍得流通

於商民均有裨益湖廣督撫等即遵諭行

又奉

上諭天津乍浦兵丁其錢糧原俱照潼關例支放今二處

既經添給潼關兵丁亦着每月每人各添給錢糧銀五
錢
十二日奉
上諭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甚多因命大臣等均勻派定
外省駐防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有隨京城佐領越旗
移置者其移置之旗人丁既多則移出之旗人丁必少
是以人丁數目不均如何令其不致移動之處著八旗
大臣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昌平州明代十三陵每年朱之璉前往致祭今朱之璉病故其襲封侯爵之人尚未請旨目前將屆仲春祀典不可間缺應令其弟姪內何人代行之處着該旗大臣定議請旨其應襲侯爵之人亦着速行查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屬皆足以惑世誣民爲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而嚴

禁之旨有犯者必置之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為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魯凡好為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其事已降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為此等邪說所惑如延信之聽信道姑王氏年羹堯之聽信鄒魯與淨一道人允禵之聽信星士張愷皆借怪異荒唐之說以助其妄亂悖逆之心又如伊禮布為江寧將軍時信一風鑑令伊子易衣潛往相面從此江寧之弁兵等皆驚

為靈驗其門如市令此人已牽連入於大逆案中矣可知僧道醫卜星相之類往往為姦宄之所潛藏不可不慎也又如姦民郭允進蔡懷璽及鄒魯等或言雍正三年或言雍正四年京師大亂由今觀之豈不可發一大笑耶昨總督范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讖之書是草野之間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所賴地方官員等悉心化導嚴加禁約去其迷惑挽其頹靡斯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乃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

竟以身為庶民之倡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覺悟耶凡造為災異禍福之說者幸而其言不驗則為害尚小儻天時氣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信者愈衆而為害愈大甚至心懷不軌之徒借此妖言妄興兵革荼毒生靈不可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國家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之氣技勇之才實為人所莫能及果能安分循理盡忠孝之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但當於己身求之為善
必獲善報為惡必獲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奈何舍可
以獲福之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牽累輕則
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乎大凡為欺
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兇頑無賴之輩或胸懷不軌冀
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財物爾等試思之
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於清淨寥廓之鄉而

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歷來傳播之妖言曾無一事之驗而輕信其說者無一人不受其大累亦可為前車之鑒矣又如八旗人等本身俱有職掌不能於旗人內延師訓課子弟只得延請漢人為師而漢人中才學優長與素有家業者皆思自奮於功名豈肯因此微束修俯就寒氊而誤上進之路其苟且依人訓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文理窮困淹蹇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幸災樂禍之言而又偽為剛

方正直之槩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遂誤以為端人正士而尊信之而暗中受其迷惑者不少矣即如呂留良私造悖逆妖妄之說蠱惑人心而其子尚忝竊科名居翰林之選又如陸生柟查嗣庭名登仕籍身列卿班尚妄肆譏評冀生禍亂況於草野貧寒之士未受朝廷録用之恩安知其心不欲擾亂國家離異衆志以抒其不平之氣快其怨望之情此則八旗人等所當共知而留心體察者也即以旗人子弟入場一事言

之每多夾帶文字之弊試問此等夾帶之物非漢人西
席代為寫作者乎天下有以此等犯法無恥之事教授
生徒而尚可謂之端人正士乎嗣後旗人延師只當付
託以教書之事其放言高論切不可聽誠於訓課之外
不與聞一事不妄發一言者即良師矣凡我滿洲漢軍
官弁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素志豈肯聽
姦人妖妄之言庸師忿激之語而遂為其所摇動但恐
漸染日久有邪說在其意中而遇有委用使令之時或

稍存疑貳之念則所關非細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弁兵等共知之

十四日議政大臣同兵部奉

上諭爾等議政處原議乍浦地方駐劄滿洲兵一千六百名此内挑選杭州餘丁八百名江寧餘丁四百名京城餘丁四百名令其披甲前往駐劄朕近詢問將軍鄂彌達據稱江寧餘丁披甲者可得八百名等語今京城不

必揀發四百名即於江寧餘丁內著鄂彌達酌量挑選八百名令其披甲前往乍浦駐劄所有管轄之員務將年富力强黽勉任事者揀選補放交與將軍鄂彌達著於江寧應補人員內揀補現任官員內應行調補者揀選調補如江寧應補之員不能足數即於杭州應補人員揀選補授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之處著將軍鄂彌達與將軍阿里衮互商派委此兩處補授員缺著各該將軍題補倘兩處不能足數著將數目開明報部該部

請旨由京城揀選人員補授發往此駐防之官兵移居起程著交與江南總督范時繹浙江總督李衞公同商議料理

十八日理藩院奉

上諭聞得駐劄青海地方扎薩克旗分之人內有艱於度日者達鼐等係專在彼處辦事之人此等事何以不行奏聞甚屬溺職爾衙門速行文與達鼐鼐滿岱富寧著查明青海扎薩克內何旗分人員貧窮不能度日如何

施恩俾令贍足之處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衍聖公孔傳鐸奏稱兖州府所屬地方舊有屯莊集稅銀兩原以充尼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近奉清查各稅請報明歸公解部充餉等語目今他省有清查稅務之事蓋因稅課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每多侵蝕欺隱高下其手刻剥小民是以令將實數查出凡舊額之外所有贏餘悉留為本地官民之用並未將絲毫

歸入公項也兖州屯莊集稅銀兩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

闕里之公用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必因伊將此項稅銀視為私橐侵蝕日久有愧於心而為此陳奏以掩其短也朕於

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下數十萬孔傳鐸寧不知之祇因欲自掩其短遂不顧大體為此卑鄙之陳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項集稅銀兩嗣後著

核實支給書院林墓之用不得仍前侵蝕

二十八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工部右侍郎何國宗督理監修朕思原任兵部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為熟練著將伊免罪釋放令其與何國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派出都統莽鵠立朕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

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國宗查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悉詢問牛鈕會同速行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朱之璉係明代後裔朕仰體

皇考聖心加恩明之子孫將伊晉封侯爵以承祀典伊歷任郡縣奉職勤慎及管理都統事務更能實心宣力忽聞

遠逝深為軫惻已降旨賞銀五百兩為喪事之資特遣
散秩大臣前往奠茶并令東四旗都統等俱往弔送其
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正月二十日鳳凰集於房
山縣石梯溝山中奉
上諭朕素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據散秩大臣尚
崇廙奏稱天台山民李萬良道士敖成等呈報十一月
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鳥高五六尺毛羽如錦五

色俱備所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等語朕以邊地居民道士所見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宣示廷臣昨據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侍郎普泰具摺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峰頂五色俱備文采燦然工匠樵牧居民人等約千有餘人莫不共見又據總兵官管承澤摺奏所屬武弁等呈報之處及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俱未宣示廷臣可以知朕心矣

今據署總督唐執玉繕本具奏前來朕思古稱鳳鳥乃王者之嘉祥朕撫躬自問功德涼薄不足以致鳳儀之上瑞此事猶疑而未信也

三十日奉

上諭向因鋪墊倉廒需用松板令各省糧船隨帶到倉交納續經該部定議產木之省如江西湖廣及江安糧道所屬地方則全解十分本色其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則解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此便民利用之意也今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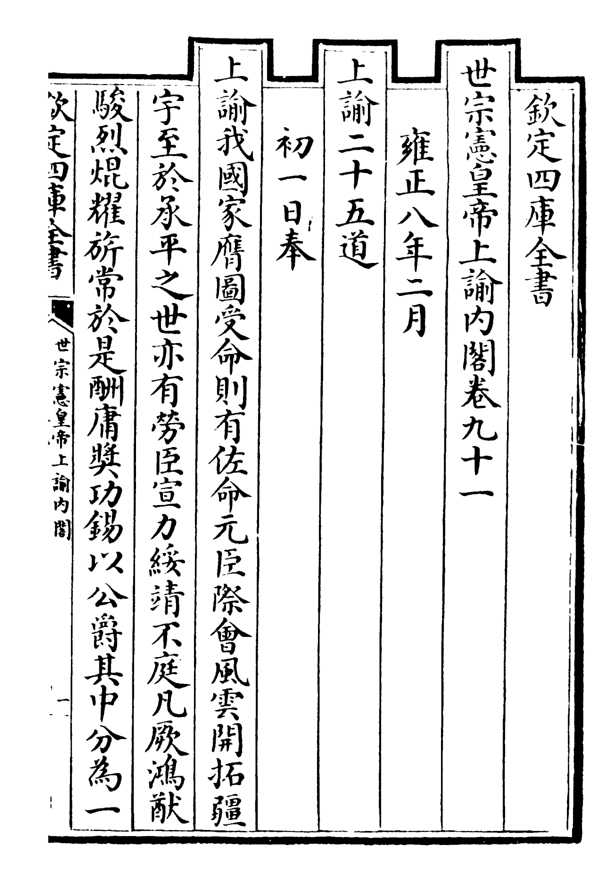
聞得該地方所交三分本色亦於抵通之時始行採辦以致通州木商與胥役勾通包攬每板一片用銀至二兩餘或一兩七八錢不等較折色之數多至四五倍運丁不免苦累查京通各倉一年支放俸米甲米空出厫座應鋪墊一百五十座其湖廣江西安徽三處所解松板已足備用即有應需採辦者諒亦無多所有不產木之浙江蘇松等屬應解三分本色松板二千五百四十片著俱改徵折色令各該糧道彚解通濟庫以備採辦

之用其湖廣江西安徽等處全觧十分本色者著倉場侍郎嚴行稽查不許收板官吏勒索使費俟各倉厫鋪墊完日將應徵本色若干之處具奏請旨

又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二格條奏本旗米局存積米石不行變賣以致糜爛奉

上諭二格此奏甚是多積米石以致米色變壞不奏聞請旨甚屬不合著將此米分給原管大臣官員作速變價八旗有似此者亦照此辦理再數年來荷蒙

天眷米價甚賤爾等米局係買兵丁所關之米發賣若米價甚賤不能賣完則積貯日久米色必變爾等亦甚難於辦理朕以為此等米石宜視下季發米之時該旗内各佐領下兵丁照依分内應領之米將局内米照數給發即行文倉場衙門照數坐扣如此則兵丁既可就近得米而局内積貯之米亦不致變色糜爛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九十一

雍正八年二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我國家膺圖受命則有佐命元臣際會風雲開拓疆宇至於承平之世亦有勞臣宣力綏靖不庭凡厥鴻猷駿烈焜耀旂常於是酬庸奬功錫以公爵其中分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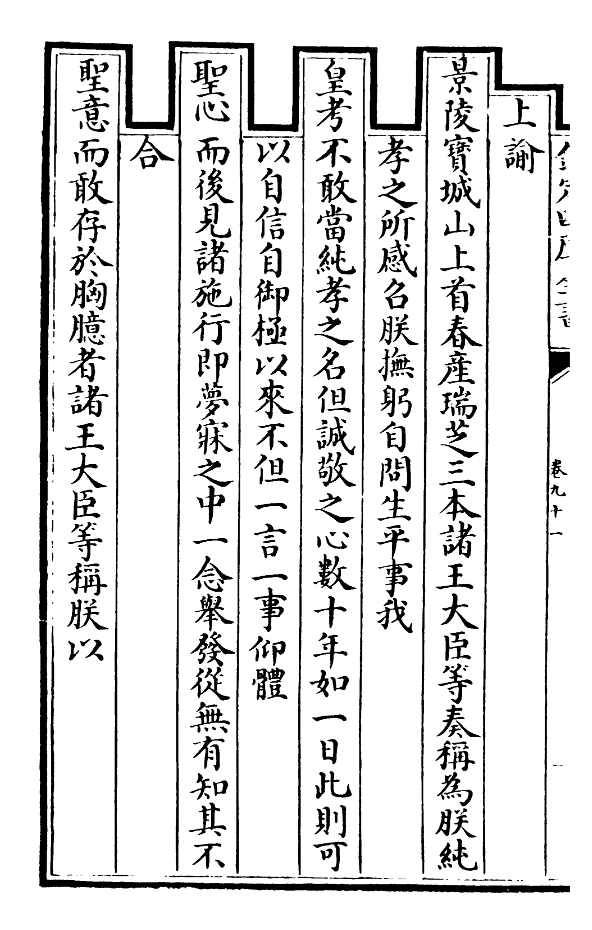
等至二等三等所以第其勲勞表其閥閱同於古者河山帶礪之盟爰及苗裔永久勿替甚盛典也朕考古封爵之制漢唐以來公侯皆係以郡縣之名而漢世功名顯著者則加以美號如信武冠軍建忠定遠之屬並以榮名埀光史册本朝封王者皆遴用嘉美字樣其嗣王襲封則因之而公爵則但分等次未有封號字樣朕意欲考其當日勲庸錫以嘉名追加為某公使勲勞之臣顯功丕績常赫赫在人耳目間而其子孫承襲封號亦

皆顧名思義共加奮勉世為國家効忠抒力期踵美前人之光以副朕褒念勲舊之至意至於宗室外戚則仿古恩澤侯之例命為奉恩公或承恩公以昭寵錫其如何命名定制並將歷來功臣勲戚加錫美號之處著該部詳查定議具奏

初三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實為

皇上純孝之所感名請宣付史館奏



上諭

景陵寶城山上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為朕純孝之所感名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為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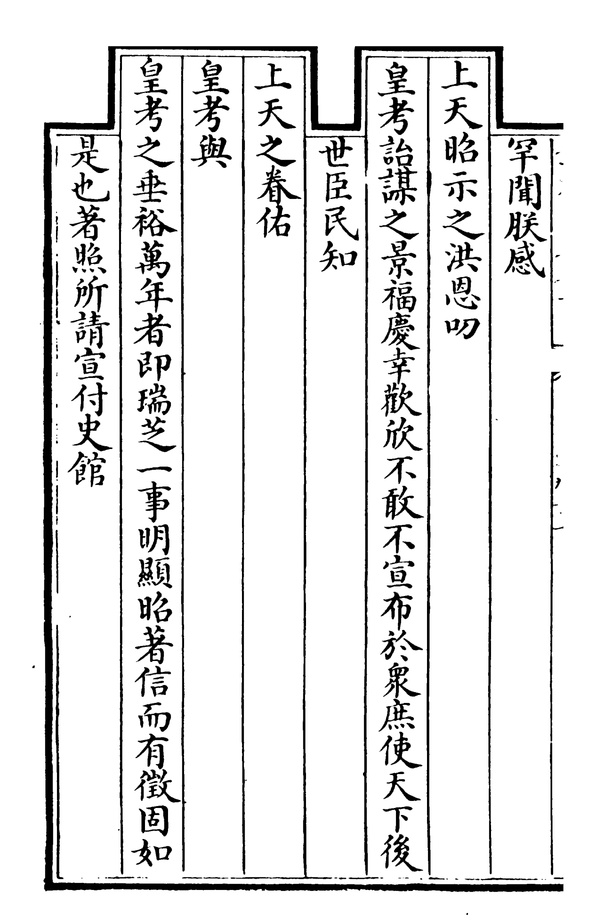
皇考之政為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更屬



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洪恩叨
皇考詒謀之景福慶幸懽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後
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埀裕萬年者即瑞芝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如
是也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初六日奉

上諭為政之道務在得人朕加意旁求惟期賢才奮庸布列庶位百職修舉嘉惠民生凡所以遴選而登進之者亦多方矣雍正六年十月間以各處需員甚多而赴部銓選之人不敷揀用特降諭旨令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每人各舉一人送部引見誠以內外大小臣工共受國恩心懷報効今承旨各舉所知必無不秉公據實之理庶可收得人之效乃

已經陸續引見五百餘人朕留心體察其中固有可用之材而庸劣幼稚之輩不當舉而舉者正復不少可見茍且塞責及狥情營私之習未盡屏除也如黎致遠張燦王瓚係卿尹大員及耳目之官尚不能秉公保舉現在交部察議則其他可知矣且行之既已年餘而内外官員未經舉報者尚多時日既久不行舉薦則其平日必無深知灼見之人可知若輾轉遲延必致人萌奔競之心而滋夤緣請託之弊所當酌量變通者也現今會

試中額廣至四百名其中必有可供任使之人而直省選拔貢生陸續來京亦可揀選教導而成就之以備庶官之用著將各保一人之例停止若有已經到部者仍准其引見該部即行文在京各衙門并直省地方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參奏武昌府同知劉學禮徵收船稅羨餘不能限內全完請革職勒追奉

上諭武昌船料稅課贏餘同知劉學禮既將奉到部文之後實在收受銀兩報出存庫解司而總督邁柱又以從

前尚應有節省羨餘劉學禮不能於一年限內完解題請革職勒追未免太過且與朕從前自首免追之旨不符劉學禮免其革職其應追銀兩亦著豁免並行令各省知之

又奉

上諭兵民各有職業是以分隸文武管轄不使混雜難於約束致生事端聞得廣東瓊州遠隔海外其弁員等竟於額設兵丁之外另有一種掛名兵丁乃係無賴之徒

賔緣餽送而千把等員受其陋規即准附名在冊拔充效勞而此輩居然以營兵自居不服地方官拘管在營弁則以原非兵丁又無糧餉不行約束在州縣則以名列戎行非同編戶不便置問以致介在兩歧恣行不法欺壓良善聚集匪人甚為居民之累瓊州一處如此恐他處與此相類者不少著各省督撫提鎮等悉心確查嚴行禁革儻奉到諭旨通行之後再有掛名等弊一經發覺定將該管大小官弁從重議處

初七日戸部議駁雲南廵撫沈廷正題請南寧縣水災豁免錢糧地方涸出田畒補種有秋仍應徵收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駁甚是依議凡被災免賦之處若地方官民詳報之時以熟作荒冒濫蠲免則當從重治罪若從前實係水淹已照例蠲免後因涸出地土小民補種禾稼仍欲徵收錢糧殊屬不合沈廷正所見卑小著飭行

初八日奉

上諭聞欽差廵察等官所到州縣地方尚有收受門包之事凡從京師奉差官員朕皆給以驛遞夫馬並每日供應之費不使其絲毫取於地方如果該員有用度不敷之處該省督撫當據實為之陳奏不應令其借門包之名以為將來巧取之漸如塞楞額之在山東其明徵也況州縣各官所有每年養廉之項不過足供任所之用安能有餘以為應酬之具若不早行禁止必至仍有剝削民膏之患也著各省督撫通行曉諭所屬地方儻嗣

後出差之員仍蹈此習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若該督撫不行查參則照失於覺察例處分又聞外省衙門請換印信其使費竟至百金或數十金祇因繁費太多以致州縣官員任印信糢糊而不行詳請夫換印乃國家之公事該管衙門何得視為取利之途嗣後著嚴行禁止不許得受一文儻有仍前需索或借端稽遲者經朕訪聞定行從重議處

十五日奉

上諭八旗都統等並不留心事務將襲職及補授佐領事件遲至歲底始行忽忙具奏朕於封印之後作速補授數旗於開印之先又速行補授數旗者特施恩欲令伊等得春季之俸耳近聞得一旗有與新補佐領行俸而不與世職行俸者亦有一旗與佐領及世職俱各行俸者亦有將佐領及世職俱不准行俸者朕屢曾降旨令八旗將事件畫一而此一事尚如此辦理著八旗大臣等將各管旗分如何辦理之處會同查明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各佐領下所有弓匠鐵匠鏇匠鞍匠銅匠徒食錢糧並無製造何從學習此等匠役俱係出征行圍所需之人在京師時縱不能製造尚可僱人若值出外將不能製造之匠役帶往必至誤事如此不如將伊等裁去但伊等所用之器具非人人可能置辦之物將伊等或八旗按翼令其學習或於各旗內學習或一年或半年一次考驗好者獎勸劣者懲責既可以得精好匠役

而於需用亦為有益將此著八旗都統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以微員無級可降若遇降級處分即議以革職似屬未當是以降旨令吏部兵部酌議隨經該部定議微員無級可降若遇處分止於降三級者則准其革職留任三年無過與以開復具奏朕已降旨依議令朕細思若照此例則有級可降者已至調用而無級可降者仍然留任是有級可降之員轉不如無級可降之員得以

仍留原任立法未為允協着吏部會同兵部再加妥議具奏

又奏

上諭向來武弁等借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是以康熙四十二年因湖廣提督俞益謨條奏九卿議准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為養育家口僕從之需比時九卿會議以湖廣馬兵數少步兵數多是以議稱楚省官弁親丁俱於步兵缺内頂補至

於他省則當時未曾議定大約各該處授受相沿遂成規額上年兵部議覆南陽鎮臣馬世龍疏請買補缺額親丁馬匹一案内稱應令該鎮將親丁名糧俱於步兵缺内頂補並通行各省遵照等語此部議過刻之處今田文鏡奏稱武弁等養贍家口僕從除名糧之外別無所資若但給以步糧恐不敷用有内顧之慮請自提督至守備馬步各半千總馬一步四把總馬一步三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各省一體遵行俾武弁等養贍有

資以勵操守儻於定額之外再有虛冒兵餉一名或違例多食馬糧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山東登萊二府慶雲見奉

上諭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山東登萊二府慶雲呈現已據岳濬費金吾具摺奏聞朕未曾宣示廷臣令總督田文鏡繕本具奏朕思屢年以來各省奏報祥瑞朕心倍加敬畏不敢自居多有歸美於地方官民者蓋欲有司庶民共知儆惕黽勉為善以凜

天鑒且杜粉飾誇張之漸也今各省所報異口同聲似非出於揑飾但此數年閒上瑞嘉徵駢臻疊見朕之功德安能致此諸福之祥田文鏡所奏知道了

十七日奉

上諭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獎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虧國課下剝民膏其為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敘官方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儆

誠訓飭之者至矣祇以
聖心寛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
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
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為廉吏且恃有寛大之恩
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為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
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
官汚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
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加意整頓

以冀轉移恃恩積玩之風若果人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朕於元年二年間即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今覲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不至於不可化誨亦可以遂朕寛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恩膏將遠年承追之項酌量豁免著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銀兩事在雍

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者該部查出將各案情由明白開注候朕酌其情罪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各員犯罪之案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寬免至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泰軍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雍正三年以前亦不准豁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當銘心刻骨感愧交深即承

追之地方在官員則得免於處分在胥役亦得免於扑
責案牘減省事簡刑清莫不受國家寛大之賜咸當感
激警省互相勸勉以循良為楷模以貪墨為鑒戒則大
小官吏永遠共沐國恩倘因逾格寛宥轉啓玩法之心
復蹈從前之轍則曠典豈可再邀國憲豈能再免且悖
天逆理莫此為甚亦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雍正元年冬月曾因條奏禁止鬬鷄鬬鵪鶉蟋蟀等事比時定議止於京城地方並未通行各省蓋因京城之地五方雜處而旗人居多好為嬉戲以荒正業而生事端不得不於此等細務留心整飭至於外省若並將此等遊戲小事降旨禁約恐胥吏因而作姦則借端擾累者不少矣是以但將賭博嚴禁以端風俗若果賭博之風不行則其餘戲具自然漸息從前所降諭旨甚明為督撫者但當善為化道於先量加懲戒於後斯於情

罪允協令江南督撫以違禁開礦具本參劾編修張應造而范時繹則擬以杖流之罪夫以未行奉旨禁約之事而坐以違禁之條未免過刻由此觀之則胥吏之任意苛求借端需索皆所不免矣范時繹身為總督於奉旨查拏之大盜不能緝獲於私開鼓鑄之姦徒不能禁止何獨於開礦之人加以重罰乎張應造不應於被參之後越境潛逃已經革職足蔽其辜其杖流之罪俱著寬免

十八日漕運總督性桂浙江總督李衛等奏請將嘉興秀水二縣民間捐置義田給還原主其從前虧欠銀米分别豁免帶徵至七年餘租應仍令官收完賦奉

上諭嘉秀二縣義田餘租一項著照性桂等所請按原捐之數分别給還歸社所有二縣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四年歷年未完銀米俱著豁免其五年六年未完之項分年帶完七年銀米仍令官收完賦之處亦照性桂

等所請行

十九日提督四川學政周人驥題參江油縣教諭陳幹為伊子陳鵬萬請託入學奉

上諭此所參陳幹著革職周人驥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如周人驥之參奏陳幹王棠之參奏魏繹皆能秉公執法不顧情面內外大小臣工若皆如此則賄緣請託之風不禁而自息人心風俗可望其醇厚矣或有無知小人見周人驥王棠之參奏並朕之降旨加恩以為

伊等攻發陰私行刻薄之事得邀恩獎妄生私議不知其所攻發者若涉虛罔苟求則為刻薄今據實祭劾乃人臣公直無欺之道且使營私作弊之徒互相警戒而不敢復蹈故轍此大有裨於風化豈得以刻薄妄加訾議況即以此而邀恩其視夤緣請託營私作弊以求進取者相去何啻霄壤哉內外臣工若共知此義益可毫無瞻顧矣

二十日奉

上諭滿漢內外兵丁朕皆一視同仁冀其俯仰有資吉凶用度不致匱乏為此拳拳於心久矣但經理區畫之方不得不由近而遠次第舉行以期行之無弊方為有益是以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上年則通行於各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按其兵丁之數分別賞銀之多寡令各該管大臣商酌營運收取息銀以備兵丁支領之用至於各省鎮標則擬漸次及之今見各處督撫提督具奏前來亦有經理得宜可收實用者亦有布置未當難

於舉行者可見料理此事之難矣至於鎮臣之才又不及提臣等則料理愈覺繁難倘因朕此時加恵兵丁而啓將來之爭競以致弁兵上下之間互相齟齬則是朕恤兵之美意轉生營伍之事端非所以愛之也著各該總兵官徧行詢問標下兵丁等若朕賞銀後伊等聽該管官措置出納不生貪得冒領之心即或措置失宜甚至有侵蝕虧缺者伊等亦不忿爭怨望致生事端如此一一出具甘結令該總兵官具疏保題至於營運經理

之法著該省總督巡撫提督會同總兵官悉心商酌如何料理可以常久遵行無弊並令督撫提督酌量該總兵能否辦理此事具疏保題到日朕當降旨加恩若該省無總督提督即令巡撫確議保題其每年出入查核及接任交代等事俱照督撫提標之例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從前歷年户部虧空庫銀至二百五十餘萬之多怡親王原曾奏請將本部餘平飯銀陸續代為完補朕思

歷年該管之堂官庫員所司何事若不責令賠補無以
示儆因令孫渣齊秉公開報著追合計所開之數原不
及虧空之半其餘則皆係怡親王經理完補而孫渣齊
開報時又復任意髙下其手甚屬不公以致追完之數
甚少拖欠之項甚多累年不能清結朕思此項虧空孫
渣齊之罪較他人為重今朕念孫渣齊之祖舊日忠勲
已將伊免罪釋放並將伊名下應追之項豁免則其餘
人員亦當一體施恩著將各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悉

行免追仍照怡親王所請將所存餘平飯銀代為完項

二十四日理藩院奏喀爾喀貝子𤏡楚卜多爾濟報稱彼處四個佐領人等逃往鄂羅斯地方奉

上諭我國與鄂羅斯定立疆界不許容匿逃人伊等逃往何處此喀爾喀佐領人等想因素日受伊扎薩克等重差若累急迫躲避亦未可定貝子𤏡楚卜多爾濟帶兵追趕恐混行爭鬬以致傷人著伊差來護衛馳驛告知只可曉諭收回不可爭鬬此處著行文與三協理將軍

將潛逃之故并所向地方明白查奏若往鄂羅斯處著將軍等差人告知鄂羅斯辦理邊界之頭目云我與爾國素相和好議定不得容匿逃人今喀爾喀四個佐領下人逃往爾處應將逃去之人查出交與差來之人帶回

二十六日奉

上諭向來外省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原令道員會同副將監督修造道員遴委同知通判承修副將遴委營都

司守備監修閘承修之員備辦物料必候監修驗看自千把以及遊副逐層需索不一而已及如式修造赴各標營交收又有驗看勒掯之弊迨交收之後一任船隻棄置河干雨淋日曬船中器械繩索為頭舵等人盜竊變賣而該管將弁槩不追究夫始則借端勒索後則聽其毁棄豈非以承修之責專在文員而監修之武弁置身局外遂至視同陌路乎此等錮弊閘各處皆然而京口將軍標下為尤甚嗣後修造標營船隻著道員副將

會同領價道員遴委丞倅副將遴委都守協同辦理修造如係將軍標下船隻即遴委祭領以下等官同領同辦其船隻交收之後在汎停泊責令頭舵苫葢澆洗每歲令該管將弁出具印結送督撫查核如有陞遷事故令其具結交代至於修造船隻有小修大修拆造之不同是以工料多寡懸殊今聞船未發廠頭舵人等已將在船什物私行盜賣即屆小修亦必令其拆換添備甚屬不法嗣後著將什物一併具冊移交如有短缺將該

管將弁及頭舵人等分别叅追總之各省船隻每當修造之時及交收之後其中種種弊端難以枚舉今就朕所聞頒發諭㫖在各省將軍督撫提督等悉心商酌時加訪察以除諸弊倘諭㫖中有難於奉行之處亦即據實陳奏

又湖廣總督邁柱叅奏襄陽道趙之均委理荆關税務重耗加徵奉

上諭朕念趙之均之祖趙良棟舊日功勳加恩於其後嗣

所以宥其過愆委曲成就者無所不至趙之均受朕簡用之恩諄諄訓誨望其成立今覽邁柱所叅加徵重耗等情實令人不信世間有此負恩自棄之輩此案交與邁柱秉公審訊或伊年少無知為家人幕客之所蒙蔽亦未可定務將實情一一究出倘趙之均實係營私作弊無可原之情亦著據實陳奏將趙之均革職定擬

二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凡二三衙門會議會審之事或由一處已經行

催而他處尚未辦理者著已經行催之衙門即繕摺奏
聞若雖經行催不行具奏日後或因遲延治罪仍將此
不行具奏之衙門一併議處如奏聞之後以為已經具
奏日後縱有遲延與已無涉仍將事件依然遲延者亦
將此衙門之大臣等一併議處將此通行曉諭八旗及
各部院

又奉

上諭內外官員人等遠年拖欠之項朕已降旨凡事在雍

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奏候朕酌其情罪施恩豁免若事在三年以後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寬免所降諭旨甚明昨正白旗漢軍都統祖秉衡因伊父昔年借欠羅姓銀兩羅姓虧空應著落祖秉衡等代為還項奏請以房屋抵補並坐扣俸銀朕諭以此係年遠之事應在查免之例何必如此陳奏祖秉衡奏稱雖係年遠之事而發覺在雍正三年以後不應邀查免之恩等語朕將今年二月十七日所降諭旨復行查閱其

中有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字樣此乃言事在三年以前而現今已經發覺者並非言三年以前發覺之案始准寬免也該旗既錯會朕旨則内外各衙門或亦不甚明晰亦未可知著再行宣諭凡事在三年以前而發覺在今年二月十七日未奉旨之先者俱准查奏

又奉

上諭據署理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安西沙州等處地方招民屯墾仰蒙天恩賞給沿途口糧盤費借給牛具籽

粒房價又因民户到沙之日尚未耕種借與七個月糧石以資口食養育之恩無微不至至於輸賦年限原議以三年升科自雍正六年民户到齊之日計算至雍正辛亥年正屆升科之期凡此無業窮民得以安居樂業又蒙

上天賜佑兩歲豐收煖衣飽食即三年起科亦屬小民之常分第以新經移住之家一切費用皆取給於田畝又值軍興之際物價未免稍昂民力尚未饒裕或照前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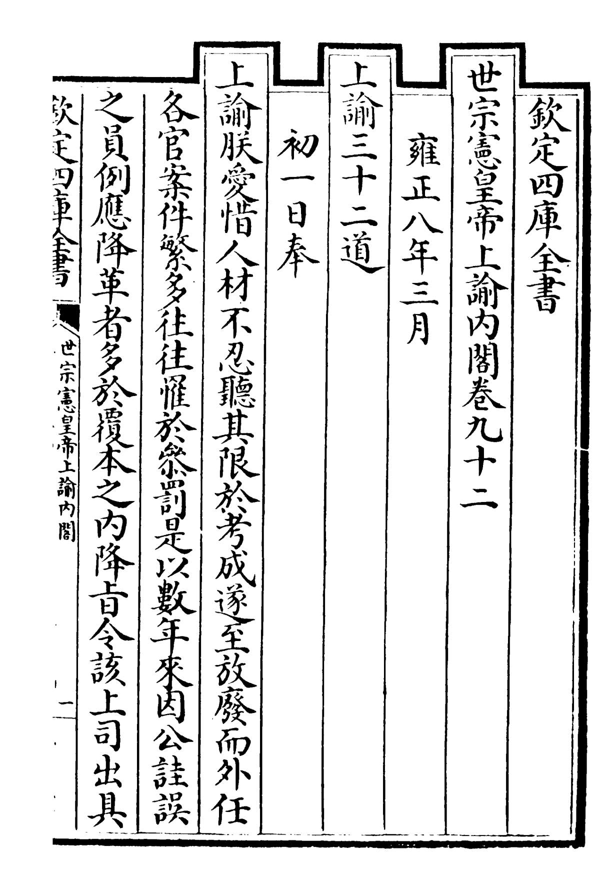
辛亥年升科或稍寛其年限出自聖恩等語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為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民户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之歲乃例當輸賦之期但念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難著寛期二年於癸丑年升科俾民力寛裕俯仰有資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福建駐臺兵丁所用之軍器俱係各營自行製

備朕念弁兵等力量微薄恐費用不敷是以諭令該督撫動支存公銀兩以為製造之用今據署督史貽直奏稱全臺兵丁幾及一萬需用軍器款項繁多約用銀三萬餘兩所有存公之項已充地方公用難以動撥唯鹽課贏餘銀兩尚可支給為此奏聞請旨等語各省地方所有贏餘朕皆留於本地以為官弁兵民公事之用今將閩省鹽課贏餘為駐臺兵丁製造軍器洵為允當著照史貽直所請行仍於鹽課奏銷冊內報部查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一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九十二

雍正八年三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愛惜人材不忍聽其限於考成遂至放廢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罹於參罰是以數年來因公詿誤之員例應降革者多於殺本之内降旨令該上司出具

考語送部引見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試以職任而成全之雖片善寸長亦不肯輕棄也今思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員等雖叅罰之案不多然亦有因公詿誤者所當一體加恩與以贖過自新之路嗣後在京文武各員有因公詿誤至於降革而任內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員之例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奏聞帶領引見或將該員仍留原任或另行試用或照例降革候朕降旨裁奪

又奉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抓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為尤甚其名有内外班之分内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奸種種嚇詐飽其貪饕則改重為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槩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史廵檢齊至肇慶示期比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

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粵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為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吏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班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乘坐肩輿馬掛胸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

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吏之為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穀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為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

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一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革面洗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姦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朕深為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

又湖廣總督邁柱奏江西盜犯沈二等自河南遞解

至孝感縣地方脫逃應將疎防知縣張鍾秀題叅
奉
上諭沈二楊二係行刼江西官署之盜犯潛逃河南安陽縣而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文未到之先即將衆犯拏獲解送乃行至湖廣孝感縣因押解兵役寥寥以致賊犯公然兎脫即此一事觀之則河南之吏治整肅湖廣之玩忽廢弛相去霄壤矣楚省督撫理應抱愧於心引咎自責今觀邁柱此本並無慚赧之意但將疎縱

之屬員照例題參希圖草草結案甚屬不合此案逸盜交與該督及地方該管文武官員嚴行緝捕儻逾限不獲將該督等一併從重議處

初三日奉

上諭向來朕聞

福陵前面水法稍更故道祇以未得精通地理之人未敢輕議上年福建總督高其倬陛見來京伊素精堪輿之學特命率同主事管志寧等前往奉天敬謹相度據奏

陵前水法因夏日溢口而流太近左畔山脚弓抱之勢微覺外張應即行修理石工俾循故道則水抱沙圓益增吉慶等語朕覽髙其倬等奏摺及所繪圖様甚為明晰惟是

祖陵工程關係重大著將奏摺圖樣發與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閱看將應否修理之處敬謹定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牧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

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勉告誡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酌規則以為州縣之指南乃

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逾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疾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令總督田文鏡李衛纂輯成書今二臣各抒所見繕録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閲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閒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付剞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几案閒朝夕觀覽

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為牧令者從此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册豈不美歟

初七日四川廵撫憲德奏定錢糧火耗分數奉

上諭錢糧之加火耗原非應有之項第以地方公用出於萬不得已是以酌定數目以為官民兩便之道若有重

耗者即嚴叅治罪其來久矣該督撫於所屬之耗羨只應具摺奏聞或咨部存案不應見之本章若將此項載入本內恐相沿日久遂為定額而成不可裁汰之勢雖有清廉之有司欲行減耗而有所不能矣朕從前因岳鍾琪摺奏請定川省火耗加三朕即諭岳鍾琪以加三之耗太重當加詳審據岳鍾琪奏稱川省歷來耗羨實倍於此今但留加三之數官民均便朕於是諭以目前姑且行之俟開墾之後再行裁減令憲德辦理火耗一

項但當悉心斟酌如果妥協即行於所屬地方儻辦理不妥該撫可能辭其咎耶此本不必交議著諭憲德知之

初八日署廣東巡撫傅泰題報瓊州府屬生黎願附版圖輸納丁糧奉

上諭據奏瓊州府屬各處生黎皆誠心嚮化願附版圖輸納丁糧朕念生黎無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賦稅但伊等既傾心依嚮若將丁銀全行豁免恐無以達其抒誠納

貢之悃忱著將伊等情願遞年每名輸納丁銀二分二釐之數減去一分二釐止收一分以作徭賦該地方文武大臣應時時訓飭所屬有司弁員等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以副朕肥與萬方之至意

初十日兵部奏江寧駐防鑲紅旗協領騷達子具呈辭職奉

上諭凡在京年老辭職之旗員內有在行間效力年久者

於辭職具奏之日朕悉閱看有應加恩者朕即加以恩
施嗣後各省駐防處官員内有在行間效力年久之人
因年老辭職具呈者著該將軍等於具奏之時將伊食
俸餉之年及在行間効力行走之處聲明咨送兵部奏
聞候朕閱看有應加恩者加以恩施現今因老辭職之
鑲紅旗協領騷達子亦屬武職内効力之員著以原品
休致給以半俸終身

十二日奉

上諭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於大清漢唐三渠之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流暢足民田得以均沾灌溉聞得歷年專司之員疎忽怠玩只圖打草折夫以致閘道堤岸逐漸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淤泥塡塞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為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前因署事通判靳樹鋘玩忽渠務已被參革治

罷其從前積年損壞之處亦復不少若再不加補築恐日復一日將來難於經理現令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自然明悉著會同太常寺卿史在甲即行查議今歲豫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郡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其作何估計動用錢糧之處著通智史在甲詳悉妥議具奏

又安徽廵撫魏廷珍題靈壁縣民馮大儒兄亡收嫂照律絞決奉

上諭馮大儒於兄亡之後收嫂王氏為妻後因彼此相鬧
馮大儒掌傷王氏王氏自縊今將馮大儒照兄亡收嫂
律擬絞立決具奏朕細閱全案馮大儒之兄馮大任病
故之後遺妻王氏思招馮大儒為夫商之夫兄馮大成
及氏弟王倫悉皆應允遂寫立婚書而成配偶迨三月
有餘之後彼此角口致王氏自縊身故始訟於公庭而
治其收嫂之罪是從前成婚之時愚民無知竟不知倫
常之重法律之嚴而冒昧為此背理之事且親屬數人

皆為主婚公然行之而不以為怪可見愚民不知條律者衆矣況成婚已數月之久若非王氏自縊命案難掩竟可朦混不至敗露此苟且之風所以難挽也是皆由於地方有司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將此等關係倫常干犯重法之事通行宣諭使草野之人知所凛遵以致罹於大辟實為可憫又如賭博乃犯法之事而隱匿者甚多及至釀成人命方始發覺馮大儒之案正復類此其如何使無知之民家喻户曉俟明知故犯之後再案

重律治罪著九卿悉心定議馮大儒之案著一併會議
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今科下第舉子著賞給盤費銀兩雲南貴州二省每
人七兩四川廣西廣東三省每人六兩福建浙江江南
江西湖廣陝西六省每人五兩河南山西山東三省每
人四兩直隸一省每人三兩其在京中書舉人等仍照
上科之例不必賞賜

又果親王允禮奉

上諭近降諭旨將雍正三年以前一切拖欠銀兩查明情由具奏朕酌量寛免今各該處未曾具奏之前有拖欠三年以前錢糧現在限滿者爾可傳諭旗下大臣著暫停題叅俟查明具奏之後有應叅奏者再行奏聞

十五日兵部等衙門奏内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比丁三次俱有受賄情弊擬絞監候奉

上諭凡定罪必取實供至於斬絞重罪尤不可臆為科斷

此本内内府管領明志司庫實懿得銀四百餘兩之處本人並未承認但供衆人會湊路費備飯而該部據他人之言即將明志實懿二人定為絞罪是以揣度而置人於重辟也甚屬不合著另行審訊定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去年鄉試嚴源燾鄧世烋為貴州考試官其所出策題内稱各舉一人則克知灼見固生平所易得者而又不拘於引嫌不限於資格如此而所舉不實其何能辭

咎耶即僅舉循分盡職之人以塞厥職亦薦賢之恥必如呂文靖之薦包拯晏元獻之薦范仲淹乃為無忝等語今命往湖廣試用之張步青即係嚴源燾所舉者果能如包拯范仲淹否查鄧世杰未曾有保舉之人其慎重薦舉之意尚屬言行相符著大學士詢問伊等具奏

大學士等遵

旨詢問嚴源燾鄧世杰繕摺回奏又奉

上諭凡人皆當言行相符聖人所以有顧言顧行之訓令

嚴源壽策問之條詢之本人亦自稱勢有不能是以已所必不能行之事責望於他人言行不符甚矣鄧世杰以無深知確信之人不敢遽行保舉尚與策問之意相合鄧世杰著交部議敘嚴源壽著交部議處以為言過其實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陜西總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奏稱前准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咨稱出征兵丁添補衣裝等項令於各兵家

口應支餉銀內關領本年夏秋二季一半銀兩製備臣即飭令陝甘各標營協齊領掛發迅速辦理今已齊備陸續運送又松潘鎮屬出征兵丁來至巴爾庫爾離川寫遠前經岳鍾琪檄令鞏昌布政司在蘭州司庫撥給銀兩製備衣裝亦已照洛辦理等語出征兵丁添補衣裝前據大將軍岳鍾琪奏明動支各兵家口夏秋二季一半餉銀製備今查郎阿等奏報俱已製辦運送軍前該兵丁等効力行間遠征邊塞朕心深為軫念此所添

補衣裝銀兩著加恩賞給不必扣除伊等家口月餉即行文陝甘川三省並大將軍處曉諭兵丁知之

十八日奉

上諭凡官員等始初被參革職發審及審係全虛例應准其開復該部往往但免其罪而以已經革職無庸議覆奏此乃含糊歸結非情理之正朕於江西高安縣知縣鄭勛之案曾降諭旨再於湖廣糧道張廷樞等案內屢降諭旨矣又有原參重罪審虛而該員尚有輕罪應以

降級罰俸歸結者則應開復其官按其所犯與以降級罰俸之處分方於情法允協以上二條向來内外衙門皆含糊辦理每易舛錯今應明晰定例俾内外通行遵奉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任土作貢古今之通義聞湖南新設永順一府所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四縣向來三土司每年秋糧共銀二百八十兩永順一百六十兩保靖九十六兩桑植二

十四兩皆由土司交納雖有秋糧之名實不從田畝徵收永順則名火坑錢民間炊爨每一坑徵銀二錢二分保靖則名鋤頭錢每一鋤入山納銀三五錢不等桑植則名烟火錢與火坑相等所交秋糧即於此內量行撥解至於成熟之田土官多擇其肥饒者自行種收餘復為舍把頭人分佔民間止有零星磽角之地每年雜派數次任意輕重此土司徵民之陋規也改土歸流之後各有司因田畝未經清丈或按土户均攤或照土司田

種舊冊攤派以完秋糧二百八十兩之數雖較土司陋規十不及一民皆歡欣樂輸然無田之民或以火坑等項尚未盡除而有力之家隱佔田畝不輸賦稅殊非任土作貢之義但若令有司勘丈又恐愚民無知轉生疑畏再四思維惟有令本人自行開報一法著將永順一府秋糧二百八十兩豁免一年俾土民咸知向日火坑等項從此永遠蠲除其有産之家令有司詳明勸諭許將伊等祖父遺留或用價置買或招佃開墾已經成熟

田地若干畝開明四至併將上中下地畝價值若干之處限一年內自行開報地方官給與印照准其永遠為業此次免其稅契俟一年報齊之後有司照冊確查按田肥瘠分別升科以完此額賦如有隱漏者照例究治一切雜派私徵嚴行禁革如此則無業之民得免竭蹷輸將而有力之家可以永為世業庶得資養均平之道是在該督撫等督率有司善於經理開導使士衆民人明白曉喻共受國恩倘奉行不善仍令士民不免疑懼

則各有攸歸矣

又奉

上諭直隸水利營田工程怡親王辦理多年實心任事各官遵其訓示罔敢怠玩今王偶抱微恙朕令靜養調攝不宜復以繁瑣之務使之縈懷著將水利衙門一切大小事件應啓知怡親王者俱稟知大學士朱軾定奪辦理有應行奏聞者朱軾即請朕旨俟怡親王全愈之日再行通知其在工官員等勿以怡親王不事督率稽查

遂生玩忽之念嗣後工程重大事務有調度失宜者則

朱軾之責至於修築不堅防護不慎管束不嚴與怠惰

疎虞推諉遲誤等弊朕皆於分理之官員是問用是特

頒諭旨通行曉諭倘稍有不遵或經朕訪聞及怡親王

全愈之後查出參奏定行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鄂三係侵欠兵餉數千兩經部議斬罪監禁旗下高

墻之犯旗下行查時應將伊犯罪監禁事由開出令但

將伊所欠銀兩朦朧具奏而監禁高墻之處俱未聲明
再從前將鄂海補放捕牲首領時佛倫並未奏陳係鄂
三之子佛倫必以鄂海人去得方行挑選引見及令詢
問佛倫又稱酌看年久帶領三人引見奉旨將鄂海補
放鄂海人平常等語彼時佛倫如果以鄂海人平常又
豈肯將伊入於挑選之內由此觀之鄂三平素結黨鑽
營及大臣等徇庇之處情弊顯然殊屬可惡佛倫著交
該部嚴加察議該旗大臣等著察議具奏鄂海著革退

侍衛令在捕牲處役使効力行走

十九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武昌道徐聚倫具揭到部內開武昌府知府張淑郿徵收稅課自恃為總督保用之人重戥加耗剝削商民守道有稽查之責既經訪聞確實隨調取稅戥執赴藩司衙門較驗據庫官禀稱較庫平甚大是稅戥作弊已有明徵又該府設兩聯串票家人周二背地收銀記數不令書役看見於例不抽稅之細竹每捆索

錢五文周二亦供認不諱正在逐細研究而總督庇護
知府惟恐究出多弊揭報之後難於挽回勒令聚倫速
詳而總督果批兩司會審不令聚倫與聞兩司接批之
後又復推諉遲延不肯速審反據知府掩飾文離之辨
詳婉轉向聚倫查問聚倫直辭正責大觸邁柱徐鼎王
肅章之怒遂草率審詳力為該府開脱總督又偽行駁
審暗中徇庇則總督之授意兩司與兩司之曲承風指
何待讞定而後見哉聚倫覩總督為人外樸實而内深

險自知此事不為公論所容特借駁審未結以為他日卸罪之地徇私拂理深負天恩在總督之於聚倫曾向原任廵撫馬會伯稱為實心辦事節次委署臬司糧道印篆相待頗好但為公事起見不敢顧私恩而忘公義伏乞代為題達懇恩特命公正大臣逐一審明以肅吏治而正人心至聚倫與彼四人共處年餘深知其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此呈到京十日彼必得信其朋謀陷害又將無所不至不得不預為

聲明等語朕查張淑郿原任浙江慈谿縣知縣因福敏極力保薦言其實心任事有才有守法海亦稱為好官是以擢用武昌府並非因邁柱之薦也但伊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中平居心未必誠實朕所親筆紀載於數年之前者已查出示大學士等矣今徐聚倫以張淑郿之擢用由於邁柱之保薦是以曲加袒護而張淑郿亦因有所恃而恣意妄為即此一語則邁柱已抱不白之冤矣上年八月徐鼎署理巡撫事務奏稱本年鄉

試正在監臨嚴肅之時徐聚倫指稱公事必欲入闈面見其所言即張淑鄧多收稅銀之事臣以此案現批藩臬會審自有公議無庸預先言及所有徐聚倫借端入闈情由理合奏明等語朕批示之曰如果自信得及之事似此預為防範皆可不必若有自歉處縱先入之言何能惑朕耳目大凡評論屬員只在看其平日之立心行事如係秉公不阿實心任事之員雖有此等小節不妥協處皆係毫不當介意方可居封疆之任一不能容

則非大臣器局也朕前諭汝器量褊小再能擴充則善由今觀之前旨不謬矣勉之誌之此朕上年一見徐鼎奏摺即親筆批示之旨也比時又據邁柱奏稱武昌道徐聚倫初到任時辦理地方公事尚能留心近來諸凡任性不循規矩令於八月二十六七兩日無端直入貢院監臨房內坐久方出而布政使徐鼎身任監臨優容含忍不能拒絕據提調等官具稟前來理應題參但兩員操守尚有可稱令仰體皇仁各加訓飭等語朕批示

之曰此奏未到之前三日徐鼎已具摺參奏或因聞汝
此奏預為自潔之計亦未可知屬員此等失於檢點之
過當如是訓誡之如仍不改悔放縱狂肆則不可姑容
令屬員不知慎畏此批示邁柱之旨也今徐聚倫以上
年違例入塲有歉於心又必聞知徐鼎邁柱之參奏欲
巧為文過報怨之計特借張淑郿稅銀一事遂將總督
藩臬一省大員通行揭報無一人得免者其躁妄狂肆
亦已甚矣即據徐聚倫揭帖言之是伊詳報重戥之後

總督兩司即行查審並非置之不問不究而此時又尚未定案是審理之公與不公皆不得預知何至奮不顧身視上司如草芥以逞一已之私忿耶豈非年來見朕有申飭邁柱徐鼎王肅章之旨以為諸人皆可傾陷遂乘間以施其伎倆耶上年徐鼎等參奏徐聚倫而朕之所批如此可見朕之保全臣下者至寬至厚豈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所能搖惑於萬一者耶徐聚倫又言邁柱之為人外樸實而內深險既云樸實矣而又云深險何

內外矛盾至於此極果有事蹟之可指乎抑信口譏評而不求其實乎上官下屬國體所關傲物凌人聖賢所戒徐聚倫亦讀書之人豈於此等淺近之義尚未聞知耶伊又云邁柱曾向馮會伯奬其實心辦事是徐聚倫之意公然以此自誇其賢並以見邁柱參奏之誤不知人情變幻靡常父亦不能保其子況居官前後易轍者多是以上司之待屬員前後亦不一致此實出於萬不得已之勢安得以曾經奬許遂可操以為挾制上官之

柄乎伊又云邁柱等四人凡事善於打探得信最捷陰險巧詐動出意外等語凡為上司者有廉訪稽查之責若耳目蒙蔽無所見聞與聾瞶者何異何能察吏安民如徐聚倫者探知上年邁柱徐鼎之奏特以庇護劣員具揭控告為報復之舉斯誠善於探信而為陰險巧詐之尤者矣徐聚倫以邁柱徐鼎互相交結而不知邁柱實曾具摺參奏徐鼎夫一徐鼎也邁柱以其含忍徐聚倫而糾劾之徐聚倫以其迎合邁柱而揭告之為徐鼎

者不亦難乎但朕觀徐鼎等之叅奏徐聚倫止於狂妄傲慢而不能指摘其他則該道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徐聚倫之揭告邁柱等亦止於徇庇知府而不能指摘其他則該督等平日之無劣蹟可知矣惟是此等狂妄之人若不遇公正廉明之督撫必難制其欺凌之心而消其詐罔之念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李衛田文鏡三人足以彈壓之但鄂爾泰與邁柱為翁壻之親若徐聚倫居官不職鄂爾泰秉公約束難免聚倫之借口浙江

則係伊之本籍也著田文鏡於河東二省道員內酌量
一員與徐聚倫調用儻伊敬謹奉公田文鏡自不掩其
善儻不遵禮法不改前愆何能出田文鏡之範圍也湖
廣稅務不甚妥協朕所悉知前費金吾赴任時已有諭
令加意清查之旨徐鼎勝任與否之處亦已令費金吾
據實查奏矣徐聚倫所揭張淑郿重戥一案著邁柱費
金吾東公審理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鎮標兵丁原欲給與生息銀兩資其吉凶之用現令各省督撫提鎮公同酌議並詢問兵丁等俟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朕念安西一鎮遠在口外與他處不同允應先沛恩澤查鎮標鎮屬沙協共兵丁六千四百名著賞銀二萬兩為生息之本但安西地處邊陲難以營運著將此項銀兩交與提督宋可進遴選廉幹之員代為經理以每年所得息銀轉交總兵官為利濟邊兵之計務令均霑實惠其前後交代及每年查核之處俱照

前旨行

又奉

上諭查例載官員失察衙役犯贓十兩以上者革職朕思
胥役衆多一官之耳目難於周遍儻知而故縱自當從
重處分若但失於覺察而即將本官罷黜則賢員因此
詿誤者不少矣情有可原而處分太重轉易滋隱匿之
弊此則應行變通者著該部悉心詳酌另行定例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午門外朝房之南科房之北有碑亭一所供奉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碑文理宜恭敬嚴肅洒掃潔

清以昭儼恪之誠聞朝會之期各官齊集於未坐班之

先往往列坐碑亭之内談笑喧譁箕踞傲慢又或書吏

奴僕等抱牘跟隨任意出入無人禁止甚為不敬查此

地與六科相近即著六科輪班撥人護守每日掃除潔

淨虔謹啓閉儻官吏人等仍敢擅入視為憩息之所著

輪班之科衙門即行糸奏如科員不行查糸經朕訪聞

定行交部察議其碑亭建立已久如有應行修理之處

著工部查勘奏聞敬謹修理

又奉

上諭邇來因雨澤愆期深厪朕懷昨山陝等省俱報雨水

霑足直隸保定府等處亦皆得雨惟京畿附近之地尚

未獲有甘霖反覆自思朕於政治之間或有所闕失但

朕夙夜恭虔敬

天勤民之念未敢少懈一切政事孜孜勤勉未嘗暫弛其無

闕失之處朕躬可以自保頃將虧空錢糧人員豁免自
降旨之日即為起風由此觀之意必此等貪劣之人不
知厭足反謂何不於元年豁免至今始行降旨不感恩
施妄行怨望之所致也若朕從前政治果有闕失何以
數年來雨水調均一應米穀俱獲大有第此等虧空人
員俱係盜竊國帑擾害生民實獲
上天之譴令朕加以寛免者或於
上天之意有所未合乎將此遍諭八旗俾無知之人洗心悛

改儻伊等不知感戴恩施仍行怨望朕惟有始終執法辦理而已

又湖南巡撫趙弘恩參奏耒陽縣試用知縣鄒昌時營求請託奉

上諭此所參鄒昌時著革職其囑託鑽營情由該撫嚴審究擬具奏黨緣請託之風顛倒是非大有關於人心吏治數年以來朕時加訓飭而此風尚不止息者則以人情習染已深蔽錮已久以徇私為固然以秉公為苛刻

若不得一二持正之臣工舉發懲創則營私作弊之習無計可除欲望人心安靜吏治肅清不可得也況督撫有化導通省官員之責若亦效世俗之瞻顧容隱則其流弊何所底止趙弘恩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伊實從人心吏治起見並非迎合朕意而為此也若邪曲小人不能屏去私心杜絶弊竇而轉欲加趙弘恩以迎合之名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御史竇啓瑛條奏內稱徵收糧米用聯三版串之法甚為妥協惟是有漕地方未曾奉有部文未必通行畫一等語朕將竇啓瑛所奏發與倉場侍郎岳爾岱涂天相查議據岳爾岱等奏稱聯三版串之法應令有漕地方畫一通行嗣後州縣徵收糧米之時預將各里各甲花户額數的名填定聯三版串一給納户執照一發經承銷冊一存州縣查對按户徵收對冊完納即行截給歸農其未經截給者即係欠户該印官查摘追比若

遇有糧無票有票無糧等情即係胥吏侵蝕立即監禁嚴追如此則胥役之伎倆莫施於吏治民生甚有裨益等語著照該御史所請及倉場侍郎所議行知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有漕州縣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支給糧餉原為仰事俯育之資不容絲毫扣尅朕訪聞得陝西興漢鎮有加米部費一項每年兵丁公湊銀三百兩同奏銷銀兩一併交送部科名曰部

費又如慶賀表箋每年給陋規銀四十兩齎送冊籍每年給陋規銀二十四兩興漢一處如此則各省與此相類者不少矣此皆內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飽私橐弁兵等力量幾何安能供此旁出之使費著通行各省營伍若有似此陋規即嚴行禁革如部科書吏人等仍前需索或於文移冊籍中故意搜求著該管大臣等具摺參奏

又奉

上諭朕以魏繹乃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之孫公正大臣之後應加特恩以為酬庸之典是以於伊引見知縣時降旨改為部屬旋擢授御史又陞為通政司叅議是皆加恩於常格之外又復時時訓誨指示冀其繼先志而紹家聲乃伊色厲而内荏不但性情乖張且有營私索賄之劣蹟顯然敗露及訪其居鄉聲名則平日不修行檢為鄉里所輕鄙似此自暴自棄之人不能承受朕恩深為可惜又聞其所舉胞弟魏綬令命在刑部學習者

亦係輕佻不端之人不可培植著發回原籍不必在部
行走魏象樞子孫中著該督等會同府縣官確實訪察
擇其端方謹慎者保舉一二人送部引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京城雨澤愆期撫躬自問近日用人行政仍是
從前敬慎之心即諸大臣等亦黽勉奉公各盡職守儻
有過愆朕即諭令悛改並無上干
天和之處惟有今年二月內頒發查免積欠之諭旨必有無

知作孽之人不惟不知感激朕高厚之恩或以未曾早降恩免之旨轉生怨望以此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是以

上天垂象於京城之內此朕靜心體察知之甚確者於二十三日八旗大臣引見人員時朕面降諭旨將宵小邪曲之心

上天示儆之意一一指出切加訓戒令各旗大臣概行曉諭

諭旨甫下二十五日早隨降時雨四郊霑足天人感應

之道呼吸相通垂象昭明可敬可愼如此凡無知之人益當悚惕修省以凜
天鑒
二十七日副都統哈爾吉奏古北口兵丁私索商民錢文應請禁止奉
上諭據哈爾吉奏稱古北口往來商民凡有貨物出入看守之弁兵等往往需索錢文等語當年
聖祖仁皇帝駐蹕熱河時凡商民貨物往來俱不輸稅令何

得私自需索著古北口提督不時稽察無論滿洲綠旗兵弁儻有仍行需索者該提督即指名題參按律治罪

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據署理南澳總兵官張起雲摺奏雍正六年六月內南澳鎮巡海哨船遭風飄爛淹溺弁兵一案其實在淹沒者係把總一員兵丁十四名被淹而幸獲生全者兵丁九名其餘兵丁三十七名並未上船隨行乃冒開姓名希圖領賞皆由千總蔡文郁等濫行造報守備林

甲俊昌昧轉詳等語隨據署提督許良彬摺奏與張起雲所奏相同朕念江海之中風濤不測凡官弁兵丁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著照軍功加恩倘有不幸至於身故者著照陣亡之例優加賞卹此朕軫卹弁兵之特恩亦料其不忍欺誑冒濫也豈意舉行伊始即有南澳鎮巡海哨船遭風冒開兵丁三十七名之事經張起雲查出參奏許良彬亦即據實奏聞均屬可嘉著將張起雲許良彬交部議敘近有條奏內稱粵東三面環海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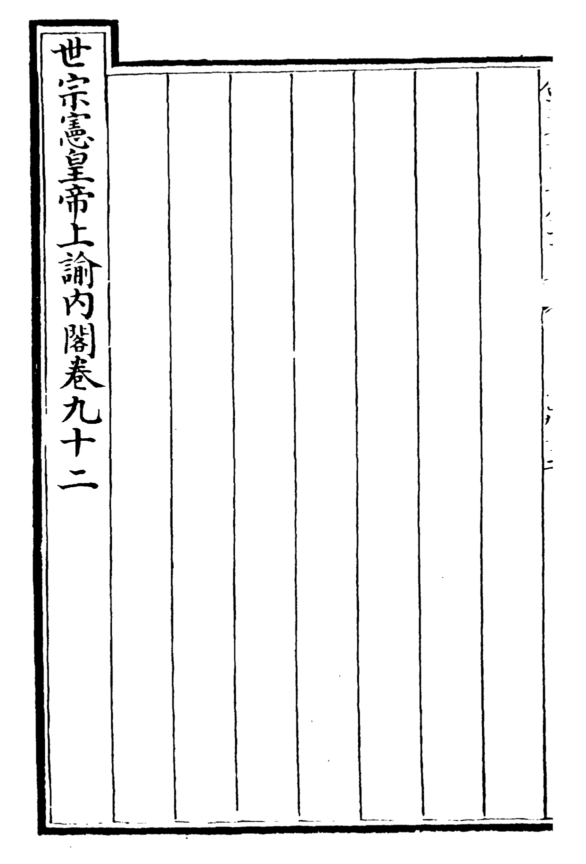
應遊奕廵查而公事差遣往來亦必經由海道遂有無賴營兵視邱賞之特恩為射利之捷徑或值行船擱淺偶爾擦傷或船已停泊近岸撞碎是皆駕船不謹之故而船内兵丁惟恐責令賠修轉揑報人船飄溺各營代詳請賞甚至有將戰船暗地毁損希圖朦混邀賞者即如上年龍門協把總張賔帶兵廵海遭風壞船而弁兵多人均扶篷登岸又如百總徐禧帶兵護送鹽船偶爾被風損船人俱登岸無損此皆未必受困而濫竊恩賞

者況粵東各汛水師無不熟識水性出沒事屬尋常若一經被風飄溺並未淹斃遂准領銀三十兩彼善於泅水之兵丁得一次之賞較二年之餉而有餘難免乘機作弊應請嗣後除遭風身故之兵弁仍照例優卹外其被溺而仍獲生全者可否停其賞給等語朕覽條陳所奏合之張起雲許良彬所條是閩廣海濱之區事同一轍竟以從優卹賞之恩起小人貪財冒賞之念將來或至暗傷船隻滋弊作奸公事轉致貽悞俱未可定

况閩粤二省於沛恩之初即有此等之事則其他濵江沿海之地傚效而行亦勢所不免矣著各省督撫提鎮通行曉諭水師弁兵等嗣後若有遭風受困者務須據實開報該管營弁確查轉詳勿以一時圖利之念忘朝廷格外之恩而蹈欺罔之罪且存心如此亦斷不能逃神明之譴責也此次通行曉諭之後該管大臣等益當仰體朕心訓飭稽查期於核實倘有不應賞而賞與應賞而不賞者經朕訪聞皆於該管之大臣是問

二十九日吏部議覆署廣東巡撫傅泰題請開平縣
知縣魏泌改補教職應如所請奉
上諭教職一官陶成士類關係甚重凡科甲出身之知縣
有准督撫題請改教之例蓋以該員才具不足以治民
而學品尚堪以訓士故畀以師儒之席俾得展其所長
以為國家興賢育材之助並非以縣令改教使不才者
可借以藏身而為督撫者可以濫行題請也朕恐改補
之員心志隳頹怠忽職守從前所降諭旨甚明此本內

題請改教之開平知縣魏泌經傳泰出具考語則曰賦性糊塗復躭麯蘖似此嗜酒昏瞶之人全無師範豈堪秉鐸學宫為多士之表率該撫草率具題甚屬不合該部照所請議覆亦屬不合魏泌著回原籍其改教之處不准行嗣後知縣改教之員如有不堪課士之人只可勒令休致儻仍瞻顧苟且題請必將該督撫議處著通行各直省知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二